

在黄土地上播种与收获 (外一首)

○ 尚飞鹏

传说黄帝出生几十天就会说话
他少年思维敏捷 青年敦厚
成年后聪明坚毅 智慧过人
勇敢无比
这时炎帝神农氏已经衰落
酋长相互攻击 战乱四起
炎帝在黄帝的帮助下 战胜了蚩尤
成为天下的新主

因为黄帝像土地一样祥瑞
所以人民称他为黄帝 黄帝在位时间很长
在他的带领下国势强盛 政治安定
播种五谷 民生安康 文化进步
把中华民族从野蛮引向文明
他发明文字 音乐 历数
宫室 舟车 中医 衣裳等

我有幸出生于陕北
与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相遇
伟大的轩辕黄帝 他的陵墓在陕北黄陵县
我从陕北向南出行 来来回回多少次
就必须从这里经过多少次
去黄帝陵多次祭奠 最重要的一次
2015年我有幸参加黄帝陵清明节公祭

山河庄严 天地同孝
作为中华儿女的一分子
我低下头 弯下腰 恭恭敬敬
祭奠我们的人文始祖 他长眠在陕北的大地上
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
他生于陕北 陵墓在松柏掩

映的桥山
我们是轩辕黄帝世世代代的守陵人

母亲河

从青藏高原下来 穿过甘肃宁夏 内蒙古草原
来到黄土高坡 陕北的天很蓝 蓝成老蓝天的蓝 陕北的云很白
白得像腾云驾雾的白

在这样的地方生活
难免每天都会生出很多幻想
三天两头魂不守舍 崇高得有些神圣
超越现实 孤独得有些神秘
望着老天的尽头 甚至有些美好的迷糊

大河从脚下流过
那是一条从天上流过来的河
大河两岸的人 都把它叫老
爷河
那是中华民族的河 哺育了炎黄子孙的河
坚强的河 苦难的河 流浪的河
呜咽的河 伟大的河

她在倾诉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
爱情史 战争史 和平史 黄河啊
西北风抚摸着她弯弯曲曲的身体
不管你走到哪里 我们都能想起你
找到你 看见你 拥抱你 我的母亲河

居住的五楼，喊起丈母娘，一把背起了已装好被单、褥子、毛巾、卫生纸等一应物品的包袱。丈母娘立改暮僚习惯，麻利地随我下楼。待我们到门口时，青民已爬上了铁栅大门，正转过身来。他指了指门内的一辆自行车，对我喊：“门太高了。你先把自行车递上来，然后你翻过去，再搭上自行车。”我在门外接了车子，也是飞鸽牌的，不过是辆轻便车。丈母娘如何翻门呀？也许是她老人家没有翻过这样的门，或是她被这门顶部那一排尖尖的铁鏢头吓着了，一下子又回归到暮僚状态。我一声接一声地喊，青民从门顶下到门内地面，向我招手，悄悄说：“你不要急，更不要躁。你现在上到门顶，我在下面推着老人，你在上面拉着，待老人上去了，你再下来，我再上到门顶，咱们就这样慢慢地把老人接过去就好了。”如此这般，我接上了丈母娘。两辆自行车，青民在前，我带上丈母娘随后，一个大下坡，缓口气又蹬上一阵，就赶到了医院。半个小时后，手术结束。老人家抓着产后妻子的手抖着，贴身护着，抽空还抹了把眼泪。我与青民自不消说，也委实于这个凌晨出了力流了汗。

之后几年，单位全面“转产”，摸索的

挂指间。我当时想，这么热闹的蝉声，也不能惊醒一个清修者的梦，难道他心中真的是无牵无挂吗？那时的圣寿寺因年久失修，已相当破败，近乎荒寺，没有院墙，亦无大殿，除了一个残破的山门、数间破屋、两座佛塔，就是几棵参天古槐，还有无尽的蝉声。如此境遇，能安之若素，这位清修者该是多么高洁呀！我没有打扰那位清修者，只是轻手轻脚地在废寺里转了转，触摸着历经千年风雨的砖塔，一瞬间，我的心也清静到了极点。

听蝉声还宜于在水滨。水流潺潺，蝉声绵延，水声和着蝉声，婉约有致，亦妙。当然喽，山谷中也很适宜听蝉声。那需邀一二挚友，于盛夏最热时，不急不慢地行进在山间小道上，有风吹过，林木沙沙，而蝉鸣时断时续飘入耳中。身临其境，便会洒然有出世之想，足以忘忧。去年秋天，游滇池、登西山，闻蝉声，我就曾有过这种感觉。所不同者，那次听到的是秋日蝉声，而非夏日蝉声。

有人说，蝉儿鸣叫，是雄蝉用鸣声吸引雌蝉来交配，也许吧。但我从中体味出的只是自然的和鸣，是大地的欢歌。还有人说，蝉是害虫，吸食树木的汁液，会造成树木死亡。我想，这也许只是人的想法。若从蝉儿的角度来讲，没准还认为人是害虫呢。“饮风蝉至洁，长吟不改调。”我们还是学学苏学士，学学古人吧，相信蝉是餐风饮露，是高洁的。尊重自然、尊重造物，这样，我们在炎炎长夏，才不会觉得寂寞，在清亮如水的蝉声里，才会过得更有滋味。

夏日蝉声

○ 高亚平



豆包 AI 制图

蝉声，天气晴朗时，高卧故乡老屋南窗下，听蝉儿高一声低一声的吟唱，那简直是一种享受。在樊川中学读高中时，暑假里，我常常爱一个人带一本书，溜溜达达走到小峪河边，躲进小树林里，脱掉鞋子，把脚伸进清凉的水里，边听蝉鸣边读书，那是我少年时期最旖旎的梦。可惜，这种梦现今已经不再。

听蝉声最好在寺庙里，环境清幽，蝉声也愈加清越，如箫管，若长笛，若丝竹，随你怎么想，都不为过。其间，如有一二老衲，趺坐蒲团上，不念经而打盹，那情境，似觉更妙。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我在终南山南五台的圣寿寺，就曾见到过这一情景。时值正午，蝉声如潮，充满了整个山谷，而一位居士就坐在寺门口的石墩上，安然地打盹。他双手间长长的念珠串，也一动不动垂

长安散文的精神生命力

○ 和 谷

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一部散文集，是朱鸿的新著《长安》，引人关注。这与第五届长安散文奖的颁布，应该说，是启笛之声，和鸣回响于历史人文的时空。

长安，是唐朝诗文的长安。斗转星移，这个词，当下是行政管辖长安区的称呼。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做过一家名叫《长安》文学月刊的主编，杂志停刊后我奔了海南岛，流离八年后重返故都，又提前退休归园田居，一晃十年有七。老家铜川自周秦汉唐，百十里之遥，乃京畿之地，在风声中彼此能听到呼吸，无所谓红尘与隐逸。

诗与散文，作为文体，源远流长。散

文，作为人们日常精神生活的载体，像阳光、空气、水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在大行其道的所谓小说、影视及自媒体的消费文化世界中，散文，尤其是审美性的小品美文，其个性的文化立场显而不露，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化文明进程关键词之一。好的散文，是这个丰盈、多元、斑驳、碎片化文化时期，提供给广大读者的优质精神食粮。

我从事文学写作五十多年，从写诗到写散文、报告纪实传记文学、小说，到影视舞剧写作及自媒体传播，在多种文体和艺术形式中腾挪转换，以使自己的文字与时俱进，慰藉自我并有益于社会

进步。做抖音、微博、公众号及视频号，辅以图片与音乐，主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及娱乐的表达，仍是散文随笔文字。其实，写了几十部报告纪实传记作品，亦是散文到题材篇幅上的大散文。散文是我小与大我的，大散文是更注重时代资料性的借鉴；若排斥科技信息，会被时代赶上文学舞台，只能自鸣得意而已。

长安散文，已从地理与文体概念生发为一种文化现象，连接国内外散文天地，蔚然大观。在精英与大众化多如牛毛的所谓大小评奖中，此奖项是有新的美的精神生命力的。

城近六千个；内墙称为“女墙”，是一道连续的矮墙，没有垛口，主要作用是防止守城士兵行走发生意外和物资转运时跌落。这种设计，是古代城市防御体系中兼具坚固

性与机动性的杰出体现，其中垛口是古人防御思想的结晶，它们开口在城墙边缘，齐整地排列着，像一个被精心裁切出的画框。框住的，是远处秦岭黛青的剪影，是近处护城河幽幽的一脉水光，

是更近处环城公园里，扯着嗓子吼秦腔的老人。它既是防御的掩体，弓弩手藏身其后，又是个个瞭望的“窗口”，凝视着城外可能来袭的敌人。从一处垛口往下看，只见一队打太极拳的市民伸展着肢体，开合有序，好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生与死，敌与友，征伐与守候，竟都曾在这垛口的方寸间轮转。我忽然想，我们每个人心里，是否也有这样的“垛口”？它保护着我们最柔软的部分，却也框定了我们向外张望的视野。看得见什么，看不见什么，自己往往是浑然不觉的。

青民

○ 郭发红

这次回渭南老家，途经好友青民处，按他发的导航定位，我们便到了一片旗帜高扬、楼厂相间、花树环绕的闹中取静之地。及至大门口，门卫室值班大姐探头询问：“找谁呀？”“青民。”门卫大姐赶紧出来，悄声告诉我俩：“那是我们的董事长耶，还当着书记呢，不敢再叫名字啦。”妻子笑道：“我们是老朋友！”“朋友也得分场合，公私分明嘛。”门卫大姐一边念叨着，一边给我们放行。

20世纪80年代末，青民与我一前一后来到了煤田地勘单位。不同的是，我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工区调回队部，他从秦岭大山深处工作的一家单位调动而来。队部上班人员不多，没有结婚的年轻人屈指可数。青民长我两岁，个头高我10厘米，他是重点大学毕业的，我是没烧熟的“半截砖”（对初中毕业生的自嘲）。开始与他交往，我还有点自惭形秽。一日黄昏，青民与我坐在队部四合院的石条凳上，倚着老碗粗的苹果树闲聊。他顺手捡起一颗青色的大苹果，坦诚地看着我说：“初中学历害着呢。我的许多同学就是因为考不上初中，才上了高中、后上大学的。最重要的是，咱俩都在地勘单位的机关工作，这不是一般的缘分了。”他看我点头，便握住了我的手，强调说：“咱们应该多交

流，互相帮助才是。”

工作交流不多。我时任团委专干，经常搞些活动，如文艺会演、诗歌朗诵、篮球比赛以及盛行一时的演讲比赛等，但青民似乎老成，对这些活动不大“感冒”。他一门心思钻到了技术研发里，讲起项目攻关呀、哪级水平呀倒是滔滔不绝，我听得瞠目结舌。后来他蜻蜓点水地讲——不讲没听众，讲得多了又是牛弹琴，但扑克牌的交流却与日俱增。开始时凑人打“升级”，后来我俩各自处上了对象，而且大家都在一个单位，这下4个人一围，常打“五十K”。输者鼻子要忍受赢者的刮挠，要么是额头上被响亮地敲一下。每每这时，窃窕的青民对象总说：“算了算了。”青民就青了脸：“不能算，坚决不能算！”我对对象私下给我说：“青民认真，以后肯定是科技精英。”我把这话复述给他们，青民先是默然，旋即笑道：“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他对对象说：“工作认真，我支持；生活呀，杂七杂八呀都认真，那不成苦行僧？”青民顿时激动起来，忽地站起来，拨拉了一下他的略显柔软的头，快速地重复着：“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

若说“互相帮助”，印象深的是青民帮过我。1993年6月27日凌晨，住院待